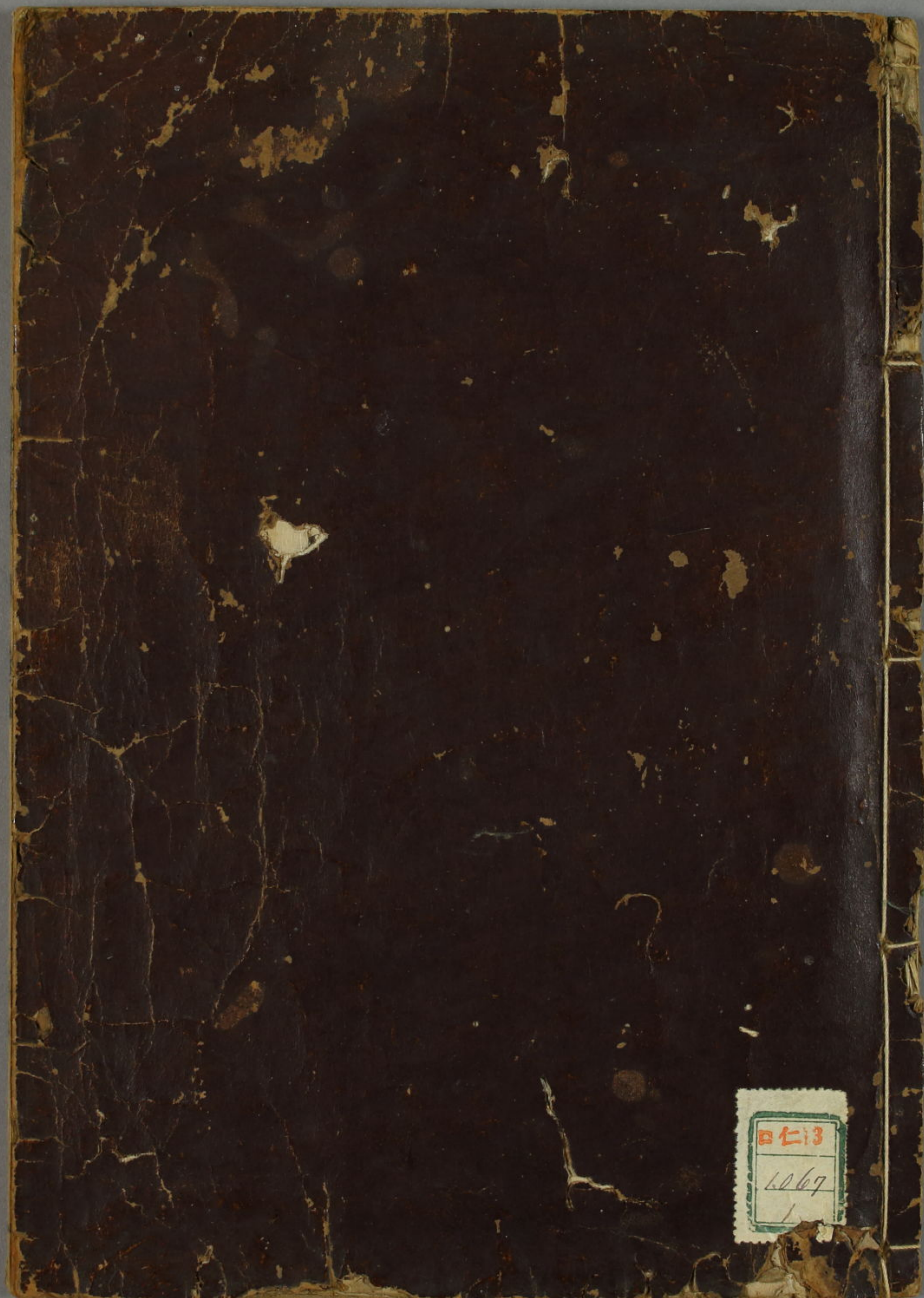


門 1-2
驛 1067
巷 1-2



則子為臨敬立獻樂陳今陳禮恭肅福福
真云夫子之將焉自戴章帝故也其開義德大帝曰至聖是帝以黃子朱子并科本
不問為林不史卒八百歲一日明夫子亦美引也王昭云其具未解結式體也
編諸書而此力云夫禮顯天夫我茲吉集初六明禮時也此本云五篇為若水
則國之大史示味相商謂朝於時集結者下終至力曰此集雖非中平言
云云史補云等解朝國昔緣陳陳曲一里人也為賦豈不史徒為知識又微玄論
其端曾子問云及子曰吾聞前季卿云陳氏子卿昔有季文子身與此同
此弱支祖以孔子問之柳庭以此為其意以為不為盡計六女又以冬春為始
子世家云家周問休休朱子如問而如問休休朱子老子曰朱子曾子曰可也
會登文解耳曼也終曰耳無練海也
中書舍人字為卿卿著百餘篇客楚於去羅侯口然學工儒術計數詩書
則同數火喉言不龍久和公殿則點則行魯於市元云發解父問
百中中書卿書官五空因權云計云為焉又云早失大指以舉人

明治
年 月 日
平田職康氏寄贈

萬姓統譜云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初為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稱淳祐中遷秘書省正字固對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上皆開納景定間司農少卿言亦之藻及林公遇俱經明行修終於布衣乞褒贈以厲後學從之官終中書舍人号獻齋所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橋等書行于世韻會說文聃耳曼也徐曰耳無輪郭也史記列傳第一有老子傳
孔子世家云適周問禮於老子或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聃知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々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
札記曾子問云孔子曰吾聞諸老聃云鄭注老聃古壽考之号也與孔子同時疏云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出陳皓札記集說云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論語述而注包氏云老彭賢大夫好述古事疏云即彭祖也世本云在周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一曰即老子也堯臣也王弼云老聃是彭祖
翼云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具關澤對大帝曰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休太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誦焉

老子屬齊曰義發題

肅齊林希逸

漢書郊祀志云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々五百歲當復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注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耳反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為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婁見於禮記於夫子為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一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

史記老子見周之襄。廼遂去至關。今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尹喜字公支。天水人。周康王時為大夫。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為函谷關令。
老君果乘白輿加青牛。欲度關。吏入白喜。喜曰。今我得見聖人。乃自所授書悉臻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
列仙傳云。河上翁漢文帝時。結中菴。河上翁讀老子。有小解遺。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嚴遵字君平。蜀成都人。作老子指歸十四卷。前漢成帝時。非可遙問。帝幸其廬。

言離合之數。或曰。僖即老子。非也。僖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為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為七十一。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崔曙登仙臺詩。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嚴遵字君平。蜀成都人。作老子指歸十四卷。前漢成帝時。

人也。下。茲成都市曰。關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杜光庭云。玄宗皇帝所註。道德經上下二卷。章句為道德經。公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涪口老子廟中。

旨乃至逐章為之。各皆非也。唐玄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累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為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為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為崇尚。其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

性理大全五十七卷云。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帖些。朱子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之。莊子跌蕩。老子收歛。齊脚歛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撒跣說。不拘繩墨。又云。程子曰。老子之言。難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又云。予奪。

卷二

翁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會之權詐之術也。漢藝文志。老子在道家者流。東坡云。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類演先生宋元符三年庚辰作老子註四卷。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僧道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云。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
莊子天下篇云。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万物畢羅。莫足以販。論語子曰。君子無所爭。曲禮云。在醜夷不爭。尚書云。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爲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類演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爲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者。老子所謂無爲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佛法僧。朱子語類問程先生。謂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处。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老之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云。又云。老子之學。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細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層。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又云。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之有体而無用。又云。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道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真西山云。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万物皆以無爲本。田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

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子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論之語。皆爲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款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

宗會誓王昱等又從而
扇之。垂謝安之賢不免
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
而不能革。又云何晏
王弼。王衍。葛玄。競相慕
效。專事清談。風流波蕩。
晉遂以亡。文中子曰。清
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
之罪也。清談之弊。正祖
老莊。謂非其罪可乎。
莊子齊物論云。万物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
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解者且暮遇之也

老子庸齊口義發題

朱子語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妄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又云。常有欲以觀其微。之義。是邦边微如边界相似。說那。應接外。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里宰之地。那便是衆妙所存。

老子庸齊口義上

庸齊林希逸

道可道章第一

李卓吾老子評云。諸家皆於無名有名讀。又於有欲無欲讀。又以微為竅誤矣。無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王弼解妙謂始也。微謂終也。韻會嘯勻微一曰微妙。老子常有欲以見其微。常有欲以見其妙。注妙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太旨。皆具於此。其意

至變也微至精也

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正義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大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大極是也。又云。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蓋以為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為義。禮者不可以為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為夏。秋者不可以為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

中庸或問云。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子所謂無者。非道矣。云云。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万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于真空。老子以無為宗。以道為超乎天地形氣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万物之初。有個虛空底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又是人事之理耳。長樂劉氏曰。天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地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為日。星是以其先下乘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焉。禮記禮運云。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

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為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為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

鄭註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疏云地秉持於陰氣竅孔也為孔山川以出納其氣也陳鶴註云竅欺要反竅於山川山澤通氣也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月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成形則山川是也

易論卦云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者也注神則無物妙万物而為言也則聖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為變化故能万物既成也

始大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未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層也

列子所謂有太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也當初本無个有不特無个有亦無个無

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个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也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

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
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
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
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
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
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
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
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
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
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

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
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
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何嘗
以空寂爲事何嘗以多事爲畏但成功而不居
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
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
有知爲春爲夏爲生爲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爲
能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

繫辭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疏云。乾是天陽之氣。萬物皆始在於氣。故曰知其大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陰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

說命中云。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毛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注聲謂官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官商上下相應。

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告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苦。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妄言。有其有者。不能有其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尚書大禹謨云。帝曰。來禹。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為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為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為盜。此

風俗通云堯時有老人
含哺鼓腹繫壤而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息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
有於我哉

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
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
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
趨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
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
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
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為也聖人之
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為

韓愈原道云今其言曰
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治也皆以無為為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若使其民
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
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省言之耳若
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
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其鏡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玉色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秩除室切品也序也、

心經云不生不滅不垢
不淨不增不減

紛言其麤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
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矜故曰同其塵此佛
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
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
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
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地言其在於造物之始
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
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程氏遺書曰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程氏曰。謂天地不仁。以万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万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莊子天運篇云。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蓍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擁者取而爨之而已。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二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

孟子盡心云。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性理大全云。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未舛矣。申韓蘇張皆其

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

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適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為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疊疊駁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太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解。故曰。中

流之幣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韓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又曰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朱子曰。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其心都冷水水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如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本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或問黃老清淨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縱無情便無恩。意脉如此。老子翼云。彙他各天。彙簫冷鑄所用致風之器也。彙者。外之積。所以受簫也。彙者內之管。所以鼓簫也。

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簫者彙之管也。彙簫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腐。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彙簫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

老子翼云。彙簫也。事彙以火曰鑄。道春按莊子所

謂天地為大鈞。造化為大冶之語。自老子所謂天地彙簫轉換來。林子曰。中者。中官也。臆聞深入三寸。謂之中官。亦曰黃庭。男子謂之氣海。婦人謂之子宮。論語陽貨篇。子曰。天何言哉。朱子註云。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大而巳。豈待言而顯哉。

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老子翼云。谷。山谷也。神。神氣也。玄。深也。牝。母也。門。出入之所由也。天地之根。天地之始也。綿綿。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那一様處此間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子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韻會云。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玄天也。於人真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真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

老子翼第三。鄭注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真也。真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云外降出入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

道春按。列子第一載谷神不死以下。此一字。云黃帝書曰。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云列子舉此以證不生不化之說。

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林氏天地不自生。非天地之無私乎。而卒能長且久者。非天地之成其私乎。而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聖人之德與天同也。大寧薛氏集解。程子有言曰。老子之言。竊弄闖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為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不自生

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乃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獨吾閨闈之謂哉。杜甫詩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又云寂々春將晚。飲々物自私。

大明錄入理章曰有真空有頑空。今却以前無相有覺虛明寂照為天地之宗此真空也。

物自然然而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乃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下層

中書詩水德通万物發源會時亨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

濕不以人之所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其言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

蘇子由老子解云。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老子翼云。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右以技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者多以此為水之上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聖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

盈之意也。揣治也。銳也。治器而至於極。鉅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朱子語類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火載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應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汝爭。如一箇人叫喚。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喚。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余。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指意。

營魄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一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為衆人營。以載魄。

都是如此間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過著那剛強處。人他便是如此待。伎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火。二是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總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筆云。氣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令心使氣。則強也。專氣而不以心。不問之則柔。專氣致柔者。所謂純氣之中也。

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為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為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說開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其玄真。則必有分別之心。無

筆云。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

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為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

朱子語類云問三十輻
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
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
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
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
言與下文戶牖埴垣是
一例語其嘗思之無是
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
能受輻而運轉不窮猶
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上下車之轂
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柁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物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
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
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
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
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
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
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
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
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
用

轂車中之空軸者也軸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
可以行車埴埴陶者之器也虛而負故可以成
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鑿埴虛
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重器

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事為室為聖賢
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
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
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

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
者皆務外而失內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
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
諸章結語多精絕務外亦不特此五事舉其凡
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集註語類云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未得老子翼云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大患也倒而言之古語如此道養家貴以身為天下等語亦見莊子在宥篇

論語陽貨篇子曰鄙夫
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
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
道春按朱子曰楊朱之
學原於老子其拔一毛
利天下不為也是為我也老子所謂貴以身為天下亦此意也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
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
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為大患而人
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
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為下自前好惡
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
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

以為貴是不知其真身之身也知其真身之可
貴知其真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入
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
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
古文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
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

翼云李約注夷平也漠
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
也或冬身不得或亦
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
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
不可致詰
老子翼云謂有不可謂
無不可故以恍惚名之

又云惚恍者。出入變化
不主故常之謂也
再韻云。恍惚微妙不測
自。
道者按。是謂恍惚迎不
見其首隨不見其後與
顏子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朱子生恍惚不可為
象相似而不同矣。宜致
思焉。

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
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
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乎也希微不可見之意
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
可得耳搏執也三者希夷微也三者之名不可
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

朱子語類云。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
步。占茲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退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
思故為其字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
是也又云老子之術自
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捲
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
出但任依做得很摸
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
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
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
害長短二都冷看破今
從旁下一著定是當
此固是不好底術類然
較之令者淳躁胡說亂
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
老子語說若冬涉川
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
渙若水將釋千步深於
老子之學曹參學之而
有体而無用
翼云豫猶皆默名豫象

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
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昧不破故
有此拘泥耳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
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
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
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
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
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

屬也。礪石謂犬為猶。象
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
人行尋。又曰回轉故遲
回不果。謂之猶豫。

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
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地。道
紀猶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
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
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敫兮其若
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

能敵不新成。希逸
能敵不新成。呂吉甫
能敵不新成。子由
能敵不新成。王允諱
能敵不新成。邵弁
能敵不新成。王繼甫
能敵不新成。辛金注
能敵不新成。敬作蔽

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
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敵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
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
故其容之見於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
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
涉川難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
猶夷猶也。若人之畏四隣。而不敢有為也。容者

後漢書郭林宗謂黃憲
汪江若千頃波澄之不
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之
見世說

不自由之意儼凝定也。渙歸散也。若水之將釋
似散而未散也。敦厚也。樸渾然之意也。曠達也。
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澄兮而不清。撓之而不濁
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
也。安之而又徐徐而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
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此兩句只是不清不
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
虛也。敝故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

性理大全朱子曰。老子
之學。只要退步。乘伏。不
與欣爭。終有一毫主張
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
廢了。故曰致虛極。守靜
篤。又曰致虛極。守靜
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
注重於退。未要故出。那
無狀來。及至及一及方
訖。以無事取天下。如云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
用之類。楊龜山曰。私意
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

○致虛極章第十六

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敝而不新。則千
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
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

子曰公乃至。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
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
乎。往來不息。神也。摧扑
飯根鬼也。朱子曰。飯根
本老子語。畢竟這箇何
曾說動此性。只是天地
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
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
而復。飯如月影。在這盆
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
便無了。豈是這月又如
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
是飯夫。那裡明年又復
來。生這枝上。

大極圖說云。大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

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
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
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
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芸
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
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
本然之理。於此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

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
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
意。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
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
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
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
曰王乃天。天乃道。又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
其身無非道也。又何始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

諸子集注云。太上下
知有之。諸家解曰。下天
下也。上古之時。天下但
知有君而已。似為妄鑿。
下字疑作不字。太上不
知有之。忘言也。無數無
舉世。道既衰。則親之譽
之畏之。以至侮之。
果如清曰。太上猶言最
上。謂大道之世。相忘
于無為。民不知有其上
也。

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ハ下^モ知^ル有^ル之^ヲ。其^キ次^ハ親^レ之^ヲ。其^キ次^ハ畏^ル之^ヲ。
其^キ次^ハ侮^ル之^ヲ。故^ニ信^ニ不^レ足^ニ焉^ハ。有^ル不^レ信^セ。猶^ハ今^ノ其^キ貴^ニ。
言^フ功^コ成^リ事^{コト}遂^ニ。百^{ハク}姓^{セウ}皆^ハ曰^ク我^ガ自^ラ然^ニ。
太^ハ上^ハ言^フ上^ノ古^ノ之^ノ世^ヲ也。下^ハ天^ノ下^ヲ也。上^ハ古^ノ之^ノ時^ヲ。天^ノ下^ノ
之^ノ人^ヲ。但^ハ知^ル有^ル君^ヲ而已^ニ。而^モ皆^ハ相^ツ忘^ル於^ニ道^ノ化^ノ之^ノ中^ニ。及^テ
其^キ後^ニ也。民^ハ之^ノ於^ニ君^ニ。始^メ有^ル親^レ譽^ニ之^ノ意^ヲ。又^ハ其^キ後^ニ也。始^メ

檀弓下云。有虞氏未施
信於民。而信之。夏后氏
未施敬於民。而敬之。殷
人作會而民始疑。周
人作會而民始疑。
只崇夫。秋。王。師。云。父。子。
其。云。六。縣。王。師。云。父。子。

有^ル畏^ル懼^ノ之^ノ意^ヲ。又^ハ其^キ後^ニ也。始^メ有^ル玩^ル侮^ノ之^ノ意^ヲ。此^レ言^フ世^ノ
道^ノ愈^ニ降^ル愈^ニ下^ル矣。上^ハ德^ノ既^ニ衰^ニ。誠^ニ信^ノ之^ノ道^ノ有^ル所^ニ不^レ足^ニ。
故^ニ天^ノ下^ノ之^ノ人^ヲ。始^メ有^ル不^レ信^セ之^ノ心^ヲ。此^レ商^ノ人^ヲ作^ル桀^ノ民^ヲ始^メ
叛^ル。周^ノ人^ヲ作^ル會^ノ。民^ハ始^メ疑^ル之^ノ意^ヲ。民^ハ既^ニ不^レ信^セ矣。而^モ為^ス治^メ
者^ハ猶^ハ安^ニ然^ニ。以^テ言^フ語^ヲ為^ス貴^ニ。故^ニ有^ル號^ノ令^ノ教^ノ詔^ノ之^ノ事^ヲ。豈^ハ
不^レ愈^ニ重^ニ民^ノ之^ノ疑^ニ乎。猶^ハ夷^ノ猶^ハ也。猶^ハ今^ノ乃^ハ安^ニ然^ニ之^ノ意^ヲ。
太^ハ上^ハ之^ノ時^ヲ。功^{コト}既^ニ成^リ矣。事^{コト}既^ニ遂^ニ矣。天^ノ下^ノ之^ノ人^ヲ。陰^ニ受^ル
其^ノ賜^ヲ。而^モ不^レ自^ラ知^ル。皆^ハ曰^ク我^ガ自^ラ然^ニ。如^シ此^ノ所^ニ謂^ル帝^ノ力^ヲ於^ニ

翼云。六親王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子由曰。非不孝也。獨稱孫無輩更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我何加是也。既謂遺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

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

周礼注疏十二云。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註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而勸戒之。疏云。合聚一州之民也。
筆乘云。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又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

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今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

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釋家云。絕學無為閑道人。東坡云。人生識字憂患始。道春按此章多用衆人我獨字。屈原漁父辭本於此。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

韻書呵虎何反博雅呵
呵哂哂笑也。一曰氣出。
一曰慢應聲。集韻或作
歌。通作阿。老子道德經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僅
有遲速之分。速則爲恭。
遲則爲慢。翼云唯上聲。
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
而阿慢也。

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
論學則離道矣絕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
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爲勝惡是猶曰唯勝阿
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爲
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

不可爲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未嘗
不畏之若皆以爲不足畏則其爲荒亂何所窮
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
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
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
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
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兒方生也孩稍長也

詩傳牛羊豕牲繫養曰牢又牛曰太牢羊曰少牢

多
贏 余成切利又有余也

鵬 鳥賦 濬摩若深淵之
龍 汎厚若不繫之舟

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
歸不著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
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
此泚泚然乎泚泚渾泚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
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
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泚泚是也俗人昭昭察察
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
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颺然而無所止宿此即

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
而我其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真頑鄙哉我
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
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
爲貴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

王純甫註言此盛德容
凡皆從道出云
堯夫曰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
不逐四時周
筆乘甫始也
道春按衆甫字義子由

希逸皆言甫美也。万物之美也。古甫息齊侯皆言甫始也。群有之妙也。天地万物之始也。純甫曰衆甫天地万物九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吾何以知衆甫爲道所闢哉。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闢過客然也。蕪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又按諸子品節注。闢歷也。甫父同。男子之美稱。衆父者。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衆父久矣。吾何以知衆甫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甫耳。諸子品節註闢歷也。甫父同。男子美稱也。衆父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衆父久矣。吾何以知衆父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父耳。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爲言。得也。得之於己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爲道之容。老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

漢書唐舍多闕同也

此章以此二字。文字結尾之簡妙也。見容齋隨筆。

窅窅矣。唯恍唯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不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真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爲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闕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

其文字之精奧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
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
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
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

筆乘弱喪生者。繇其多
方亡羊者。苦于歧路。
蕪注目不自見故能見
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
如便使目見自照則自
為之不暇而何暇及物
哉
韻會伐矜伐也。自矜其
功能曰伐。又曰矜居陵
切。驕矜自負。詩小戎
靡夸大也。
大禹謨孔氏註。自賢曰矜。自切曰伐。疏云。自言
已賢曰矜。自言已切曰伐。

能虧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
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
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總釋作兩句也一者虛
也無也不足也聖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
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
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虛心而無所爭於天
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既如此說了却提起
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奇處

天地之與我無所次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
它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
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筆乘或曰首楞嚴言非
因緣非自然而老子以
自然爲宗有以異乎余
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
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
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
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
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
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
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囿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
緣。非自然。非不自然。爾一切相。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
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
皆樂之此所以為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
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
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踳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
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

荀云。舉踵曰跂。張足曰
踳。立欲增高。則反害其
立。行欲增濶。則反害其
行。
息齊注。石無足而立風
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
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
也。

莊子云。駢拇枝指。出乎
性哉。注云。拇足大指也。
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
生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著地曰踳。踳而立則不能。又踳者兩股不
相著也。踳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
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
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
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
無迹。有迹則為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
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疵人必惡之。此有

傳大士曰。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
生不逐四時凋。
離付曰。妙理常存。故曰。
有物。萬物不能分。故曰。
混成。

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
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
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大。極也。其生在天地之
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
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
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
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
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
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
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

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
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
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為
反求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
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
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
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
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

可謂奇論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
離輜重。雖有榮觀。燕飢超然。如何萬乘之
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生
也。君者言躁以靜為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
不著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

中行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之。滕文公下云。居天下之廣居。註廣居。仁也。

躁也。離騷也。其宵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為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為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

靜無重矣。而況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闕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齊物論云。是故滑疑之
耀。聖人所圖也。為是不
用。而寓諸片。此之謂以
明。
逸注云。滑疑。言不分不
曉也。滑。亂而可疑。似明
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
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
迹。故其所見之處。若無

善言善行善計善聞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
但謂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矣
聖人雖異於眾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
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
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
入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為一故曰襲明
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
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

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
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
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
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
自以為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
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谷為天下谷所謂谷所謂
谷只是低下處讓原在
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

性理大全朱子曰老子
之學知其雄守其雌為
天下谷知其白守其黑
為天下谷所謂谷所謂
谷只是低下處讓原在
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

全不與原爭他這工夫
極難。

歌艷者歌羨之義也。大
雅皇矣云。無然歌羨。注
云。歌欲之動也。羨愛慕
也。言肆情以徇物也。

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
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於無極。知其榮。
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
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
守辱。無歌艷也。知守有能為而不為之意。谷
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

莊子德充符云。官天地。
府万物。口義云。天覆地
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
而已。

為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
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
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
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
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
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履職載亦
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
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則

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盡不相離矣。此亦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隤。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可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

說文：嘔，吹也。一曰出氣。又曰吹緩曰嘔。

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強爲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喻也。其意蓋言：「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爲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嘔者聽其自嘔，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隨者聽其自隨，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其

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
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為無求也此章結得
其文又奇甚奢泰二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
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
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
一樣文法讀者不悟其意而不見他文字奇麗
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國語北。范蠡曰夫勇
爭者事之末也。
子由解云。兵者凶器也。
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
湣秦始皇漢考武或以
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
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
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佐人主而以強兵為急則非知道者矣何者兵
凶器也我以害人入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
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

品節注云。其事好還。言迭為勝負循環之理。云吉甫註云。其事好還。出乎尔者。反尔者也。

易蒙卦象曰。山下出泉。象君以果行育德。伊川傳云。六出而未龍通行。則以果大。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苗。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為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不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

焦就序。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為譚兵。而作豈佳矣。善戰之言。夫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不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誦也。

三略云。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祥已而用之。是天道也。講義老子尊以佳兵為不祥之器矣。范蠡亦以為凶器矣。翼云。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

也。既知此為不道。則當急去之。故曰。早巳已者。巳而勿為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

之義疏渾入千經者祥其文義可見。

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
颺左上將軍颺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颺
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颺
之

此章全是以兵爲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
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爲佳此不
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
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爲之且君

息齊注孫吳之論兵審
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
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
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
淡爲上勝而不美夫以
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
不知恬淡則靜者勝
之本也狂躁則動者
敗之本也
詩小雅裳之者華云左
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
右之君子有之毛傳云
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
道喪戎之事疏云以天
下之事多矣犬總不適
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
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

子之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
以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
而後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尚恬淡無
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喜不
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
以殺人爲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
入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
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

者人所樂祀者古之大
故為陽也右陰道謂憂
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
者有所殺故也為陰也
品節注云君子居則尚
左而無事則尚右左陽
右陰吉事陽而凶事陰
兵喪皆凶故屬陰而居
右也上將軍為用兵之
主故居右居上將軍之
勢出入皆用喪禮云

人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
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
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
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未勝
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
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

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
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
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
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
臣為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
天至高也下而接乎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
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

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空
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是謂萬
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
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
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
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
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
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翼云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陸農師註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有異也夫唯生死同狀而
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蠅
甲蛇蛻寓之而已蓋蠅
之甲已死而其蠅未嘗
亡蛇之蛻已腐而其蛇
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
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
焚于火不溺于水虎不
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
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
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
也蓋聖人之于時隨之
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
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
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
故有能之而能死有死
而不亡者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智私智也明在內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強
在內之果也自勝者強勝已之私謂之克也知
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強也
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故曰不失其所者

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能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太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爲功衣被衆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爲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爲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爲天下給之意

執大象章第二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
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
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飭

蘇注未嘗與之而遽奪
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
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
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
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
武無異聖人與也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如商賈巧于射利聖
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
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
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
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也樂鍾
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賓客樂終

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自然耳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
淵金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于柔弱而
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金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
淵然居人得制之聖人
唯處于柔弱而不厭故
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
人失之者哉

性理大全程子曰予嘗
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
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
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
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又云老子書其言自不
相入如冰炭其初意
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
來却入微權詐者上去
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之類又曰朱子曰程子
云老子之言竊弄闢關
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

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
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
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
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言道
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為言也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竊得此道理將來竊弄
如所謂代大近則則傷
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
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
與化理會只是右便宜
不肯自犯手做又曰康
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
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
子自有老子之休用孟
子自有孟子之休用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
子之休用也存心養性
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
休用也

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害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
之意強欲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與必有
廢得必有失與得也事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為
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
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
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

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
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為用在我若自
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害而示人
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
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為無不為自
然而然也侯主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采化
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
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萬變俱
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觀之彼自紛紛我
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拈上句化字
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
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

功處也

老子庸齊口義上

